

回家过年

□兰 鹰	带着所有的泪和疼 当然，把这些都装进重重的行囊
当寒风刮出刀刃的光芒 当腊梅怒放出生命的芬芳 当年货催绽百姓的笑颜 当春联写出喜悦的疯狂 当孩子盼年的眼神闪出急	飞奔的车轮亲吻着回家的路 吻得我脸儿灿出云霞 吻得我心跳出胸膛 吻得我的热血流成河流 流成歌流成滚滚的江
回家了 回家过年 坐着火车回家 我的家在北方——	震耳的汽笛声呀 让我的爱在风里开花吧 让我的爱在唇边开花吧 开出我思念的芬芳 高山你怎变得这样多情 江海你怎么这样妩媚 漫长的路不再是我无边无际的疼 家 不再是枕边泪天上月 那里有年，有你，是爱的天堂
此时的故乡正雪花飞扬 晶莹的雪花 与梅花一道 散发着幽幽的芳香—— 芳香着天空的高远 泥土的厚重 传说的优美 儿女的情长	家啊 我的亲人 过年的日子 我要和你紧紧相拥 好好感受你的呼吸 感受你甜蜜的温存 你的温存细腻而热烈 它抚平我新添的皱纹 被风吹乱的翅膀 还有疲惫零乱的心 为爱再树一个希望
芳香着娘亲盼儿归的眺望 儿是娘的心头肉 儿回来了 娘的心就不会疼了 娘就把心放回了胸膛	家啊 我要牵着你的脸儿 好好端详 (摘自《石家庄日报》)
回家了 回家过年 坐着挂牵回家 带着收获归乡——	家啊 我要牵着你的脸儿 好好端详 (摘自《石家庄日报》)
带着所有的亲切和笑容 带着所有的真诚和张扬 带着所有的柔情和汗水 带着所有的收成和念想	家啊 我要牵着你的脸儿 好好端详 (摘自《石家庄日报》)

都市絮语

□秀 川	是生命承载的最大负荷 随手拾起过往的散落记忆 时间的铜镜上 泛起浅浅的朱砂红
漫长的冬夜 我独居在都市一隅 清冷月光里 难觅你的笑容 你不在的日子 与你同在 鹊巢情深	人必须活许多次 周而复始 世间的人哦 无论什么时候 都应该找寻自己的那棵麦
大地一片红晕	穗
谁能把浩瀚的苍穹拥抱 那里滋长着温暖的记忆 不用担心远方的灯火熄灭 他人无法推开那扇门 轻轻拂落岁月的尘埃 平淡的日子露出一抹亮丽 以为命运不再坎坷多舛 其实才开始无常反复	越过坎坷 艰难之河 让无休无止的幽怨 从容回归生活的平实本真
人生的麦田没有走到最后 谁知道到手的麦穗是哪棵 演出不到完美谢幕 又有谁过早地口出恶语 情感的诡谲多变	因为缘 我们在人海中不期而遇 你的容颜美丽如昨 俯身侧耳聆听 有一种渴盼已久的声响传来
人生的麦田没有走到最后 谁知道到手的麦穗是哪棵 演出不到完美谢幕 又有谁过早地口出恶语 情感的诡谲多变	苍穹之上目光之外 羞赧的月亮悄悄隐去 心灵休憩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低语些什么 (摘自《石家庄日报》)

茶马古道

□孟好转	熟成一方砖 熟在一个开放的季节 无拘无束的雨 冲泡出来的是 古道的 茶味 韵味 与一个诗人的感慨 一样的悠长 一样的浓郁…… (摘自《文汇报》)
马背上洒落的岁月 风霜雪雨中的岁月 被马蹄踏过 压成了历史 层层 叠叠 越过、蒸过、压过 路也热了 熟成一只饼	

心生活往往也在劫难逃；如果他受到礼遇和尊敬，他便更有可能礼遇和尊敬别人；如果他感到自己是遭排斥和受诅咒的，他最有可能是去也排斥别人和诅咒这个世界。须知，“大多数人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大抵是这个世界对待他的方式”。每当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下令发指罪行的罪犯，我都会想，这个罪犯曾经经历了些什么？他心中的那点良善是怎么丢失的？谁对此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人性中的那点良善能够成为他理智生活的准则，他可能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啊！

康德曾经说过：“从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这可能是人类社会总是充满了灾难和不幸的根源。知道这个真相不是让我们自暴自弃，我以为，与其强调人性的不完美，不如更注重营造做“好人”的环境。文明的真谛就在于让心灵有一个健康生长的居所。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赖于这个居所。尽管做好人不容易，我们还是要选择做个好人。

有一个编辑收到很多来信，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好人往往没有好报，而坏人却未必有恶报？苦苦思考之后，他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上帝给好人的最大的奖赏莫过于让他当一个人好，而给坏人最大的恶报便是让他成为一个坏人。请问读者，你对这个回答满意吗？

（摘自《文汇报》）

景，或是呆呆地发一回愣儿。重换一卷在手，把闲散的冬日再交给那散发墨香的文字。

冬日读书，也最怕有人打扰。即便是几下轻微的敲门声，也让在文字中沉淀下来的心陡然一惊，从忘了冷暖的世界回到炎凉的世态。

金圣叹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哉。”禁书不禁书的无所谓，要的是那闭门读书的惬意儿。

慵懒的冬日时光在文字间流淌时，也不愿开伙。一杯暖茶，几片点心，伴书香入腹，有滋有味，且慰心慰腑。等日暮西沉，书页黯淡，便掌灯夜谈，那柔柔的灯光，凭添一份温馨。

及至夜寒彻骨，便钻入被窝，背依高枕，继续沉溺那不能释手的情节与情怀。只等那方块的文字，在迷蒙的眼中幻成春水里游动的蝌蚪，便假书入眠。

（摘自《巢湖晨刊》）

陈希我，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杂文家、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

老师就很生气：“你还笑！你还笑！这么无所谓！”其实天地良心，我并没有无所谓，我所以笑，只是表示我不反对。如果我不微笑，老师就喜欢？我也曾有过经历，老师则说：“表扬你就高兴，批评你就拉长着脸！”

当然，有时笑也有别的动机。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我周围的人议论说，我像陈新华。陈新华是当时很火爆的乒乓球国手，他有个“秘密武器”，就是笑。面对敌手时也笑着，跟我一样。我理解，那是化解和抵御。生存实在不易，甚至残酷，笑一笑，即使不能改善境遇，也能让自己不那么焦虑，从而也许还真的获得实质性的胜利。虽然这有点阿Q，但阿Q也许还真具有生存的策略。从这点上说，“阴谋论”还真有道理了。

这些年，中国人的表情又多了暧昧。暧昧，本来应该是日本人的典型表情，但现在我发现，中国人也暧昧得可以。我看到几次事件现场，那些维持秩序的差人的表情都极其暧昧。他们的表情仿佛在说，他们也是迫于无奈，他们也要饭碗。这让我想起我《冒犯书》官司全过程，对方大多都是和气的。如果讲道理，那么和气是一种修养，但霸道又和气，十分费解。他们的表情在表明着：他们也被逼的。谁都想表明自己是被逼的，谁都不想负责。谁都不想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个部分，谁都想掩盖自己的怯弱和卑劣。

我深知，人要活着，就必须吃饭，即使自己可以饿死，妻儿怎么办？这也是我妥协时的理由。我们都不是能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是否能守住一些东西？牺牲些小利小益，让自己的表情明朗起来。（摘自《青年文摘》）

陈希我，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杂文家、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

的措施。

我跟昆虫学家陈维寿老师聊天。“你知道吗？以前台湾靠卖蝴蝶赚了多少外汇？”陈老师讲，“单单在黄蝶翠谷1年就能抓五六千万只。”。“这不是违反生态保护吗？”我说。“错了！”他笑笑，“后来经济不景气，蝴蝶出口没落了，黄蝶翠谷的蝴蝶被抓得少，数量反而减少。因为10天之内，那里就能繁殖出一两千万只蝴蝶，没人抓，蝴蝶数量太多，把树芽都吃光了，后来的就饿死了……”

这个世界不是人类所专有的，我们要尊重地球村里的每一员。但是，当我们大唱高调，当我们举着牌子站在百货公司门口，高喊不准屠杀动物、猎取毛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贫苦山村的猎人送上冬衣？当我们保护一口井，为那古迹请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想移走古井、更改道路的方法，还是任它在哪儿伤害我们的同胞？当我们高喊这世界上的物种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减少时，我们有没有想想自己造成的污染，正是最大的祸害？当我们高唱保护雨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利用每一张纸，使这世上能多留住一棵树？我们可以扮成仁者的样子，打着领结，举着香槟，参加保护古迹和野生动物的募款餐会，看山珍海味一道道上来，却听不到山巅海滨的一声声哀叹。

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资深会员，我常常，当我抢救一朵小花的时候，是不是践踏了无辜的小草？我也常想，文明世界的人，是不是做了许多伪善的事？

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那个爱斯基摩人的影子，觉得他也是该受保护的可怜人。（摘自《青年文摘·快点》）

冬闲好读书

有一页没一页地翻着。好比那闲居山野之人，斜倚几前，有一口没一口地抿着一盅香茗，不是为了解那渴儿，而是品那一份悠然。及至迷了情节，入了道儿，便已目不释卷，忘了身外。即便是屋外冰寒陡峭，狂风怒号，也是充耳不闻了。

也有读到乏味的，也不上心烦恼，随手扔到一边，如窗外的寒风将凋败的残叶随意吹向路边一般。起身，漱口清茶，或是给杯中续点水儿，将暖暖杯子握在掌中，瞭一眼窗外的风

陈希我，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杂文家、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

中国人的表情

□陈希我

路上遇到人，往往发现对方的表情很奇怪。先是惊愕，疑惑，发愣，然后是尴尬，赶紧补救上一个笑。有的走过去了，还回过头来审视我（当然也因为我奇怪地回头看）。有一次，一个索性回来，问：“我们认识吗？”

有道是，他人的表情是自己的镜子。原来，我是微笑着。我习惯于逢人微笑，那是友善的表示。彼此无冤无仇，何必相煎？再说，予人微笑，也收获微笑，何乐不为？彼此微笑以对，世界就会美好一些。我常见西方人这么微笑着对人，哪怕是陌生人。但中国人不习惯这样。中国人的典型表情，上世纪80年代陈凯歌拍了部《黄土地》，就是里面庄稼汉的表情：呆滞、木讷、麻木。陈凯歌用大特写突了出来，引起了震动。但我从中更读出了焦灼，像被烤焦了的麦子。想想，地里缺水，赖以活命的庄稼枯死了，“农夫心内如汤煮”，怎么可能不被烤焦？焦灼，于是焦躁。我小时候，活得不易的大人们对小孩说话，总是带着焦躁的。比如吃饭，就敲敲碗：“快吃快吃，吃完爬下桌！”甚至还带着骂，“快死去，吃什么好，好端端的就骂，孩子也已习惯了，就如，知道不论大人骂得怎么恶毒，都只是他们活得太累之下的习惯性表达。

这二、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表情又多

陈希我，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杂文家、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

了。年轻人，他们的头发像野草一样茂盛，好像什么事都没干，专门长头发了。我举全身之能量，也长不出那么盛大的头发。他们思考时蹙起的不真实的皱纹，显然他们不习惯思考，只习惯于玩。穿在有些人身上的，我称为艺术品。除了没钱，年轻人什么都有。

姑娘比小伙子更能代表青春的美与神秘，我相信姑

陈希我，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杂文家、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

文明世界的伪善

□刘 虬

30年前，我曾毕业旅行到兰屿。那里的原住民穿着丁字裤，推着两头尖尖的船，夜里在海上点起火把，引来飞鱼。风吹来，浪打来，站在海边的感觉真美。

最难忘的，是与我同去的女生认了个兰屿的女孩做干妹妹。我永远忘不了女孩那无邪的脸孔和她说的话：“姐姐，你知道吗？我们兰屿人都好穷、好短命，以前日本人把我们隔离起来，故意不教育我们，拿我们当原始人类的橱窗，害我们到现在还这么落后……”

20多年前，我到台湾南部一个城市。经过一条路，路中间居然有口井。“这是古井，是被保护的文物。”当地的朋友对我说，“可是这么多年来，它在这儿，真不方便，也真危险，已经有好几个人夜里骑机车，因为撞到这口井，死了。”

十几年前，我到台湾北部的一个小镇。镇上有所著名的庙宇，香火鼎盛。庙旁是条老街，走在其中，如同进入历史。“真美！”我说，“保护得真好。”、“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是古迹，政府规定要保护，不准改建。”当地的人对我笑笑，“结果房子愈来愈老，又阴又湿，很多住在里面的人得了风湿和气喘。尤其可怕的是哪一天地震来了，百年老屋垮了，我们全得压死在里面。”

前年，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海豹猎人之死》，说在加拿大北极小村里住了一户猎人，男主人皮泰图靠猎取环斑海豹

陈希我，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杂文家、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

近读季羡林先生的口述实录，他说，以他活得这么长的一个年岁，以他足迹所到一百多个国家，以他见闻之广和博，他认识到，好人天生就是好人，坏人天生就是坏人，他所见无一例外。这个“天生”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是有些人天性凉薄，有些人善良宽厚？在今天这个科技取代上帝的时代，这不是说，是基因决定了好人或坏人？我想，如果真的如此，德性教育也就只能空忙一场了。

我承认人的天性各异，有的开朗，有的内敛，有的敏感，有的善于聆听，有的擅于笔墨，有的喜爱数字，有的迷恋形式。所有这些不同的性格和禀赋确实有先天决定的成分，但在不能想象它们有善恶之分，更不可想象襁褓中的婴儿就有了“好人”或“恶人”的区别。我觉得一切变化是从这个孩子与外界有了交流开始的。从他们牙牙学语，开始和父母（身边的人）频繁交流起，善恶的观念就开始一点点地建立，直到童年结束（也许最长可延续到初中毕业），他们

的基本品性大体就确定了。好的家庭氛围，特别是有正直、善良、宽厚的父母，有健康的玩伴和读物是上帝给这个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生活，那么他们成为“好人”的几率就大大增加，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不做坏事，那不是他没有精力或不擅长，而是不愿意做”（蒙田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季老的总结有一定的道理，一个人的好坏从童年所表现出来的秉性就大致可以看出。因此，德性教育有一定的实效期，我甚至认为，过了孩子的童年期，社会的良善教育已没有多少效果，人们可以让他们受教育，希望他们能有所得，但他们究竟能够得到多少，真是天晓得了。

但我仍然认为，成为程度不同的“好人”或“恶人”与后天的经历还是脱不了干系。每个人都活在当下，但有着无尽的可能性，选择随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他的某一次选择给他带来了“成就感”或“挫折感”，那么这个选择的“善恶”性质会将他往成为“好人”或“恶人”的方向推进一步。这一方面说明，成功、失败对人的品性之塑造远大于“说教”。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

佳作欣赏

冬闲好读书

□方 华

天一冷，便缩首畏脚的，闲下来，也不愿出门。隅居室内，却正是读书的好时光。

将房间整理清洁，关上门窗，冬日的枯燥和尘世的喧嚣也好似被隔在了屋外。泡一杯酽茶在案头，袅袅氤氲里取出那些买了或近或久、却一直寂寞地躺在书柜里的典册，捧到手上，立感无比的亲近与温暖。

读些什么却不十分在意，只要读得入味，管它是天文地理还是文史思哲，即便是段子典故，也给这枯燥的时光增添一份情趣。相对来说，更喜欢读一些人生况味或亲情类的文章，文字中散发的温馨如身边的那杯茶水，暖暖的润嗓清心。

私自感觉，宋词是最不适宜在寒冷的日子诵读的文字，太多的凄凄切切惨惨淡淡，让人了冬的心境儿徒增了几分寒意。

也无所谓读得是快是慢。或慵懒地偎在沙发，或慵懒地躺在床头，有一节没一节地读着，

陈希我，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杂文家、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

娘自己也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美。人类从古时起就把姑娘们比喻为花、比喻为朝霞（这个比喻有点不像话）、比喻成月亮（接近）、比喻成柳丝（意态仿佛），我说不出更新颖的比喻，总不能把她们比喻成液晶电视吧？没人说出姑娘眼波流转的嫣然，说出她们背影的玲珑与丰盈。而一个俏丽的姑娘迎面走过，让人感叹时间真短。

我也有过青春——这像鲁迅说过的话：我也做过梦，但多半已经忘记了。没人能记住自己所有的梦，像没人永远占着青春。青春二字前面一旦加上“也有过”，就带出无限的怅然。人生有几点运动会，参赛者在举牌人的带领下绕场一周，最终还要找个地方站下看别人举牌入场；入场的人带着满身的青春，而看的人是看别人的青春。

这些意思如同英国诗人拉金在《悲伤的脚步》中写下的几句诗：

青春的痕迹
源于力量和痛苦
它永不再来
在某处为别人完好的存在……

我觉得，世上的青春像一件件永远穿不坏的衣服，从一些人身上剥下来，穿在另一些人的身上。剥衣人叫时光，穿衣人是爹娘。衣服就那么多，被古来今往无数的人穿过，青春只有那么多。（摘自《北京日报》）

姑娘比小伙子更能代表青春的美与神秘，我相信姑

陈希我，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杂文家、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

一生一世就一次

□程 玮

在法国南部的农村，如果一个女人抱着笔记本电脑四处去向人家哪里能上网，别人会用一种十分同情的目光看着她。她会觉得，这个女人的脑子一定是坏掉了，在旅游胜地匆忙，简直没救了。

还有一次吃大餐，虽然要去赶飞机，但是，我们已经修炼到家，吃得慌不忙，宾主皆欢。最后，主人说：“上飞机以前，再请大家喝一杯终生难忘的香槟。”大家看看手表，时间还充裕，便欣然答应。

可是那香槟一等不来，二等还是不来。我笑眯眯地去向主人：“那终生难忘的香槟怎么还不上来？”主人也笑眯眯地说：“那香槟还在冰箱里躺着呢，因为盛香槟的酒杯还没准备好。”我想：“什么叫没准备好，没洗出来？”当然不是，只有家庭妇女才会有这样的推理。原来，那些香槟酒杯都进了冷冻箱，不冻得发白，决不拿出来。因为是上好的香槟，不能马马虎虎像喝可乐，那样就可惜了。

没有人再好意思看表，大家一脸的破罐子破摔，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直等到白白的、冒着冷气的酒杯端上来，主人像举行一个仪式一样，郑重其事地拿出香槟，打开瓶塞，清脆的一声响之后，只见琥珀色的液体在冻得发白的酒杯里冒出美无伦比的珍珠沫。大家齐齐地喝起彩来。

喝完香槟赶到马赛机场，大家一边交收票费，一边等飞机，一边还在津津乐道地谈那杯香槟。

飞机误了还有下一班，而这样的香槟，一生一世也就这一次。

（摘自《中外文摘》）

后背，我也把那半懂不懂的菜单看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泰山压顶不弯腰，还要请服务生把沙拉汁都一一报来，仔细研究。一顿晚饭，不动声色地从8点钟吃到半夜12点。

在法国乡村，很多地方不仅没有宽带，有的地方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电脑，手机，在这里都属于还在为五斗米折腰的小康阶层使用的东西。来这里的人不显摆财富，也不炫耀功名，只关心哪个酒窖有好酒，哪个饭店有好吃的。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和朋友在普罗旺斯地区吃大餐。饥肠辘辘点菜时，大家讨论了十几分钟，才讨论到第二道菜配什么酒，我饿得心慌，请服务生先把面包送上来。那服务生很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说：“这位女士如果肚子饿，应该先到麦当劳去吃一个汉堡包再来。我们这里不管给客人吃饱肚子的。”

在欧洲，一个女士是不会轻易去麦当劳的，他暗示我根本不懂法国饮食文化。法国大餐吃得慢慢品尝，而不是急着想管饱。普罗旺斯这种地方的人都是这副德性，在他们的眼里，游客永远是错的。想吃好饭，还不能跟人较真。这里的人是很愿意为吃饭花时间，哪怕是吃过饭，有几百万美元的生意在等着做，他们也不会把饭吃得“急急吼吼”。你想，赚钱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吃了好饭，现在好饭就在眼前，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呢？

从此以后，每次在这种地方吃饭，就是饿得前胸贴